

秘密档案

——反特务间谍斗争实录

孙 曙 编著



重庆出版社

秘密档案

——反特务间谍斗争实录

孙 曙 编著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 杨希之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寇小平

孙 曙 编著

秘 密 档 案

——反特务间谍斗争实录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家科委西南信息中心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插页4 字数235千

1997年11月第一版 1997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5366-3763-2/I.694

定价:14.50 元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描写重庆反特务间谍斗争的纪实文学作品。全书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解放前夕的大屠杀和各种破坏活动（如爆炸、潜伏、组织“游击”等）。二、西南地区的特务头子，白公馆、渣滓洞的凶手们（如徐远举、周养浩、杨进兴、“猫头鹰”等）在解放后落网、受审、改造的情况。三、重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反间谍斗争的情况。全书有很多珍贵的史料，也有很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目 录

最后的疯狂	(1)
杨虎城被害真相	(37)
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忠骸侦觅记	(51)
“徐鹏飞”关进了白公馆	(56)
“笑面虎”周养浩昆明机场现形	(67)
重庆“11·29”大爆炸副总指挥廖宗泽就擒记	(70)
“麻子司令”就擒	(78)
血染白公馆的主凶现形记	(83)
“行动”老手伏诛	(93)
“催命判官”落网	(99)
千里追踪擒“狡狐”	(103)
白公馆看守所代所长伏罪	(110)
张网捕捉“猫头鹰”	(116)
迅雷伏“金刚”	(120)
渣滓洞煤厂中的魔影	(124)
一个奇怪的马车夫	(128)

缉拿破坏《挺进报》的罪魁李克昌	(131)
破坏“民革”的红旗特务受审	(141)
台湾飞来的潜伏台长落网记	(151)
“双皮间谍”梦断重庆	(158)
解放西藏的拦路虎福特	(166)
反共“滚龙”刘野樵	(176)
“王灵官”逃命落网记	(187)
李、闻惨案真假凶手之谜?	(192)
保密局少将李修凯投案纪实	(207)
没有硝烟的战斗	(214)
智斗	(234)
蘑菇云在罗布泊腾起之后	(253)
钓“鱼”记	(264)
经纬交织网群谍	(267)
边境行动	(278)
跋	(298)

最后的疯狂

1948年，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行将全面崩溃，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11月13日凌晨，蒋介石的“总统国策顾问”、“文胆”陈布雷，自叹“油尽灯枯”，服安眠药自尽。12月25日，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导演了湖北省“参议会”“致蒋总统电”，逼蒋下台……

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政权，蒋介石集团一方面对解放区采取“长期潜伏，武装游击，恐怖暗害与重点破坏”为主的方针，以配合其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国统区人民的屠杀和镇压，并加紧进行潜伏布置，以图失败后卷土重来。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蒋介石“耳目”、匕首自诩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1949年三次来重庆，布置爆破、潜伏、游击和屠杀，进行垂死的挣扎，显示出最后的疯狂。

1949年3月10日，毛人凤从上海密电徐远举：“今年3·17纪念大会^①和工作会议，决定在重庆举行，除另电通知西南、西

^① 指国民党军统成立纪念大会。1940年，戴笠定4月1日为军统成立纪念日，并在重庆军统局本部大礼堂举行首届纪念大会。1946年3月17日，戴笠的专机在南京附近坠毁，戴笠一行毙命。第二年，毛人凤将“4·1”纪念大会改为“3·17”纪念大会，并将戴笠公馆改成“戴公祠”。

北各公密单位长官准时参加外，希早作准备。”

16日，毛人凤又密电徐远举：“因有紧要事情需耽搁几天才能来重庆，希为转达；至迟21日可到。”

20日，毛人凤密飞重庆，住原军统局乡下办事处（简称乡下）杨家山大花园戴笠公馆，由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看守组长安文芳和看守员王发桂担任便衣警卫。

21日上午，毛人凤在原中美合作所礼堂主持了“3·17”纪念大会，保密局西南、西北地区 and 重庆的公密单位头目约500人参加了大会。会后，毛人凤率一批特务头目到“戴公祠”扫祭亡灵；另一批特务头目携香烛、锡箔钱纸、酒饭到红炉厂特务公墓祭奠。

下午，毛人凤作了低调的形势报告。他说：“国共和谈肯定不会成功，战争还要失利。现在才是天黑，要熬到黎明才会有光明。我们过去的工作缺点是，人一概集中在大都市，小的县份甚至一个人也没有。现在应该把大城市的人派三分之一到小县份去。我们这些人既不长技术，又无专门学识，失败了无以求生，失败不得。”他提劲说：“国民党不会失败，因为共产党进攻完全采用日本人进攻中国的路线，将来国军用过去打日本人的经验去攻共军，决能取胜。实行共产主义必对现行制度大加改变，人民过不惯新制度必起来反对。共军占地宽了，必分散很多兵力，无进攻力量。”他还把赌注押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上。他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在6个月内爆发。国军可以依靠美军反攻大陆，反共复国。最后他才转入正题，提出要搞“还乡运动”。他要各地逃来和缩编下来的特务，回到各自的老家搞潜伏、搞破坏。

第二天，“保密局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开场。毛人凤主持会议，西南、西北和重庆的公密单位上校衔以上特务头目出席会议。

会议分三个小组进行讨论。第一组讨论保密局组织存废和前途问题。讨论会由西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王孔安、兵工署警务处

处长廖宗泽召集，讨论用“中国革命青年同志会”、“革命青年火炬会”、“青年救国同盟会”、“反共救国大同盟”等名称代替毛记保密局。

第二组讨论“游击”问题。小组会由贵州省视察室主任陈世贤、原重庆稽查处处长罗国熙主持，讨论了罗国熙到泸州出任四川省第七区专员，建川南“游击”根据地问题；并通过各地站组抓当地行政力量，抓地方武装，建立“游击”武装的一套作法。

第三组讨论潜伏及经费供给问题。小组会由保密局西北特区区长胡子萍、西安站站长王鸿骏召集，讨论了潜伏布置及经费接济，研究了开运输行和建立地下交通线的方案。

小组会后，毛人凤主持会议两天，对小组讨论的意见，逐条修正通过，并说：“须经局本部召开会议进行一次讨论，送总裁核批，批准后即发各区、站实施。”

经毛人凤批准，徐远举在会上颁发了《西南地区工作纲要》，令各站执行；其中关于潜伏布置，由吕世赜负责重庆和川东地区潜伏组台的布建；云、贵、康和蓉市由当地站长或副站长亲自布建，贵州站着重布置广西的潜伏工作。对选派和吸收潜伏人员的条件、待遇，组台配置，联系等也作了规定。同时，准备缩减渝、蓉、贵州、云南、康定站和西昌组人员。

会议结束后，毛人凤来到市区海关巷1号渝站，召集渝站和警察局刑警处特务训话。

4月2日，毛人凤秘密飞回上海。

自1948年12月以来，毛记保密局既未向西南、西北区拨经常费，潜伏经费也无着落。会议决定成立物资拍卖委员会，由徐远举主持拍卖原中美合作所物资，同时推举沈醉到保密局上海办事处催领款。

4月12日，沈醉飞上海，领得金圆券^①两亿圆，黄金35两。金圆券充作西南、西北区经常费，黄金作为西南区潜伏经费；原中美合作所库存的178只轮胎抵作西北区潜伏经费。同时，沈醉带回西南地区潜伏布置计划：重庆布建三至五个组台，成都、昆明、贵阳各布建三个组台，川康滇黔的万县、雅安、遵义、昭通等19县市各布建一个组台。

4月中旬，重庆站撤销，吕世铨调任西南特区副区长后，便带西南特区第一科（情报）科长左志良到万县、奉节、巫溪等地布置“应变”。回渝后，吕向徐远举报告说：“万源、万县、巫溪三个潜伏组已布建好。重庆选了上清寺一家书店作潜伏据点，开办费需银元3000块。”

“西南特区的伙食钱都快没有了……”徐远举认为上清寺那家书店要价太高，不同意。

6月，台湾保密局空运来CMS特情机20部，徐远举派重庆支台台长陈琼从白市驿机场接回，用作潜伏电台。

关于建立“游击”武装的问题。徐远举认为“光单线潜伏布置没有用。在共党的严密组织下，要想立足，必须与‘游击’武装配合。再加上西南地方势力雄厚，反抗武装到处捣乱，一时肃清不了。元朝统治了四川80年，地方始终有很强的反抗力量”。所以他在“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上，一再强调“游击”武装的重要性，建议用库存“中美合作所”的美式军械、西南各省的兵源，整补交警总队，作为西南“游击”的基本力量；各站也开展“还乡”运动，建立“游击”根据地。经毛人凤同意后，5月，徐远举以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名义，下达了“军训（游击）工作纲

^①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法》，宣布改法币为金圆券。金圆券1圆合法币300万元，每4圆合美钞1元。结果，金圆券很快就急剧贬值。

要”，要求四川省各外勤单位派员去专门从事“民训”工作，联络掌握地方武装。徐远举与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接洽，由西南特区和西南长官公署二处派人担任第七、第十六区专员、10个县的县长、10个县的民训训导员和30个县的警察局长。

下川东：派重庆站渝组组长李克昌回黔江老家，恢复1946年撤销的黔江组，发展组员、建立电台，搜集地方和驻酉阳地区国民党驻军情报，联络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县长，掌握县中队和地方势力武装。派胥光普、王尊棋等特务当巫山、云阳县县长，掌握云阳、奉节、巫山、巫溪、垫江、涪陵、邻水的地方武装。计划纠集五万人。

川南：罗国熙当七区专员，常宜中、张树良、孔学凡、杨垓当古宋、古蔺、兴文、纳溪县长，并作为“游击”给养招募地和重庆的公密单位家属安置地；雷（波）、马（边）、屏（山）为后退长驻地。

川西：由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袍哥头子、内定十六区专员周迅予和前成都稽查处长刘宗朴、省会保安司令部警务处副处长杨超群、二处成都谍报组长刘鉴先（后调任保密局川北站站长）等，计划以成都为中心联络邻近各县地方武装，以峨嵋山周围为根据地，邻近各县为给养招募地。

川北：由遂宁谍报组长、叛徒蒋述法等特务，掌握遂宁、南充、广安的地方武装，计划动员三万人，同二处本部的力量建立华蓥山“游击”区，蓬溪邻近各县为给养招募地。

二处江油谍报组廖承庆在江油、阆中搞地方武装；后转巴中活动。7月，刘鉴先出任保密局川北站站长后，也在绵阳一带策动地方武装。

重庆：毛人凤同意在重庆成立两个交警旅，调六至八个交警总队番号到四川、贵州补训。在重庆补训二、十、十二、十三交警总队，由原南京稽查处长、四川籍特务头子何龙庆任旅长，在

民生路 33 号挂出交警一旅的牌子。

7 月，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派余钺等交警总队头目到重庆、贵阳招兵买马。滇越、川滇铁路警卫稽查处少将处长田动云，1949 年秋在昆明任新组建的交警十二总队总队长进驻川南叙永。交警总局副局长彭自强兼交警二旅旅长，统率重庆、贵阳、昆明招补扩编的 6 个交警总队。9 月，在磁器口造时场成立“交警军官干部训练班”，由交警总局人事室主任施光棣负责训练交警“游击”骨干。

兵工署警务处副处长、原 29 兵工厂警卫组长李徽五任团长，将重庆各兵工厂警务稽查处编遣官兵编为一个团，向王陵基要了一个保安 12 团的番号，准备打“游击”。

二

1949 年 1 月 21 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总统职务”，由前台走到幕后。1949 年 7 月 15 日至 20 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广州连续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设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兼“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又由幕后走到前台。

在蒋介石走到前台的前后，毛人凤对西南特区的“应变”工作进展不力颇有微词。7 月初，吕世铤回原籍任成都站站长，毛人凤要求吕把布置潜伏列为成都站的首要任务；重庆地区的潜伏布置工作，由吕世铤交西南特区一科科长左志良和三科科员廖允福负责。据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自首后交出的“西南特区潜伏组台布建情形（1949 年 8 月）”载：“重庆、成都建立潜伏组台各三个，城口等 8 县、市各建一组一台，加上云南、贵州、西康，共布建潜伏组台二十八个。”另据保密局西南特区“川康滇黔四省潜伏组台名册”载：西南特区直接布建的八个组中，万源台

已布建完成开始工作，城口、巫溪两组已建成，万县、黔江组和重庆三个组的人选业已物色妥当。重庆三个组的成员是李卓岩、丁剑萍、申维嵩和刘茂荣。

8月初，毛人凤派少将专员、渡江前负责苏南地区潜伏布置工作的代理苏南站站长的李修凯“临危受命”经广州飞重庆，出任西南特区副区长，加强对西南的潜伏布置。

8月24日上午11时25分，蒋介石一行由广州飞重庆，共住了28天。

25日，毛人凤从台湾坐飞机悄悄地到重庆，落脚在罗家湾19号“漱庐”何龙庆公馆。这里原是军统局招待所。

毛人凤分别对张群、杨森、王陵基和卢汉说：“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局面。”“对共党的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的一分残酷。”

毛人凤饬令西南特区立即清理积案。毛人凤吩咐徐远举说：“委座指示要将杨虎城杀掉，陈公洽（即陈仪，浙江省省主席。淮海战役期间，陈策动旧部汤恩伯起义，汤密报蒋介石。1949年2月21日陈被汤软禁，1950年6月18日被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交付军法会审，不久张学良也准备干掉。你们要将过去所逮捕的共党分子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后来毛人凤在个别召见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上校科长雷天元时，雷问：“关押在渣滓洞二处看守所的犯人有150多人，其中40来人已由徐（远举）先生决定先行执行，其余的，一部分拟第二批执行，一部分行为较轻，拟感化教育。请示毛先生，这样做是否适当？”

毛人凤冷笑说：“我们打胜仗的时候，可以做感化教育。今天打败仗，感化教育是没有用处的。”

“是不是全部执行呢？”雷天元问。

毛人凤点头说：“你和徐先生商量办吧！”

于是，毛人凤指挥的重庆大屠杀陆续出台。

1. 杀害杨虎城：杨虎城被害详情请看本书《杨虎城被害真相》一文，在这里主要谈杨虎城的副官遇害经过。

杨虎城将军的副官阎继明、勤务兵张醒民原来是和杨虎城关在一起的，从贵阳押到重庆后就被押往望龙门看守所。9月9日，毛人凤到松林坡检查，指示将阎、张押到渣滓洞关押。18日他们被押到渣滓洞。24日下午4时左右，杨进兴派白公馆看守杨钦典、杂工陈紫云、李大富到“梅园”下马边挖坑；晚8时，杨进兴和白公馆看守组长安文芳以“坐飞机到台湾”为由，将阎、张骗出杀害，由陈紫云和李大富掩埋。

2. 大坪、岚垭大屠杀

1949年9月6日，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和毛人凤命徐远举飞昆明搞“九·九”整肃，临行前徐派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西南特区二科（审讯）科长濮齐伟、二处二科科长雷天元与原军统局司法室副主任、国防部军法局高级法官毛惕园、法官夏鸿钧会同签办，将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挺进报》事件、川东地下党、华蓥山武装起义人员陈然、江竹筠等42人和民革川康组织负责人李宗煌、王白与、周从化、周均时、黎又霖的名单，由西南特区专员陆坚如交二处上尉书记余海文承签，二处司法股长张界核对，西南特区助理秘书周顺思报毛惕园签判，最后由毛人凤送蒋介石批准，准备进行集体大屠杀。台湾保密局还要求将处决现场的遗体逐一拍照送核。

大坪，解放前是重庆市通往九龙坡飞机场和成渝公路的必经之路，属国民党警察八分局浮图关分驻所管辖。这里有个七牌坊（现电讯大楼后侧）的地方，因有七块石牌坊而得名。这里有一条石板路通巴县马王场，是国民党杀害革命人士的刑场。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中共梁山虎南区委员会委员李大荣和华蓥山游击队七支队一中队长秦耀等5人，先后于1948年7月21日、1949年

4月19日，被二处警卫组长漆玉麟等刽子手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

1949年10月26日上午，杨元森、陆坚如、陶叔渊（二处上校秘书）、雷天元、张界和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在“慈居”二楼办公室开会研究落实执行办法，决定由陆坚如开列名单，二处二科上尉书记余海文拟具布告、送新闻单位的新闻稿，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和军法处名义一并送军政长官张群的签呈，由张界审核、盖章。仍以重庆警备司令部名义执行。

28日一早，徐远举司机、二处中尉副官卜正纯开车，由张界率二处警卫组组长李俊良，上士杨志同、梁启运，熊祥率长官公署警卫团士兵10多人，到渣滓洞看守所提出中共川康特委委员华健、中共梁山垫江特支书记蓝蒂裕、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王朴、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华蓥山游击大队长楼闳强、中共《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宣传委员成善谋、原中共遂宁县横山区委书记袁儒杰（捕后叛变）；从白公馆看守所优待室提出原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叛）、原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叛），押回老街“慈居”前。囚车刚停下，陆坚如即令二处二科中校科员李远栋带囚车到前面左营街重庆警备司令部。

这天一早，国民党《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报纸都登载了二处拟送的新闻稿：“警备部消息：彻底摧毁奸匪地下组织，密谋扰乱川康奸匪首要十名今日枪决。”这时警备司令部大门前已站满了围观的群众。囚车进入大门后，陈然等十人便在院坝里下车，被押进二道门内院坝。这里早已放好一排台桌，十人一字形站在台桌前，桌上放着10碗酒和十块肥肉。由警备司令部军法官赵树诚照名单依次叫名字，李俊良等一个一个地在背上插上“枪决匪犯×××一名”的斩标后，逐一推前一步。赵树诚便拿起一枝毛笔，逐一在布告名字上点红，“验明正身”。押解士兵也逐一端上一碗酒和一块肉。这样就算完成了“验明正身、制作笔录、判处死

刑”的程序。警备司令部特务连长胡文博率一排士兵将十人押上囚车。在经民生路到大坪的沿途，陈然等面向马路两旁驻足观看的成千群众，大义凛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汉奸卖国贼蒋介石！”在大坪七牌坊，陈然等被漆玉麟等刽子手杀害，张界和二处二科少校科员田光辉负责照相和监斩。浮图关分驻所还胁迫当地群众 200 多人去刑场观看。

11 月 6 日，陆坚如和西南特区、二处的龙学渊（1948 年 4 月 4 日晚，许建业被捕关押二处看守所，龙布置看守兵陈远德作“眼线”，伪装同情骗取了许给党员刘德惠的信，使地下党组织遭大破坏）、雷天元在“慈居”召集漆玉麟、李磊、熊祥研究“密裁匪谍 30 名一案”实施办法。第二天，龙、雷亲赴造时场勘察地点，落实执行的技术问题，随即向西南特区代区长廖宗泽写了执行报告。8 日，廖宗泽签批“发 500 元，照所拟办法办理”。11 日，熊祥率二处警卫组的 3 名特务和渣滓洞看守员田益均在“乡下”扎营挖了三天的埋尸坑。电台岚垭，在大营门南侧约 150 米高的山间，离渣滓洞看守所约 10 华里，因中美合作所电讯总台曾设于此而得名。当时此处已荒草没膝，下面坝子是特务训练班的射击场，可通汽车。

13 日上午，三天前才从昆明回渝的徐远举，在“慈居”二楼会议室召集陆坚如等一伙头目开会，分工落实密裁计划。

14 日上午 8 时，漆玉麟和副组长率 8 名特务组员乘坐一辆中吉普，陆坚如、雷天元、熊祥和行动组员王少山乘另一辆吉普车直奔渣滓洞。

在渣滓洞看守所，江竹筠等 30 人由陆坚如、雷天元“验明正身”，李磊和 3 名看守提监、捆绑，漆玉麟率 3 名特务组员由田益均带路，四人一批押上中吉普直至打靶场后，由黄声扬率 3 名特务队员徒步押至岚垭，并负责补枪；熊祥、王少山、胡心恺和田益均执行屠杀。最后由张界逐一拍照。屠杀从上午 9 时开始至下

午1时掩埋完毕。

李宗煌、周均时、黎又霖、王白与、周从化，虽已批准公开执行枪决，但张群、杨森因他们是川康地方势力的有关人物，不愿公开执行代过，所以，他们这次未被执行枪决，而在“11·27”和“11·28”殉难。

为了布置潜伏工作，毛人凤这次带了任鸿传随机来渝。任鸿传又名任文辉，化名张强中、何相久、陈友新、林增茂，1918年生，江西铅山县人，军统临训班毕业。1943年任军统上饶组组长。1948年6月任保密局布置组科长。任鸿传来渝后住中正路（今新华路）新都招待所，任务是实地督办渝、筑、昆、蓉的潜伏布置。在重庆，任鸿传和李修凯布置保密局上校陈世琚在重庆支台等地，物色自愿充当潜伏台长的报务员，条件是发三个月薪金袁大头（银元）90块。他们先后物色了报务员张泰恩等4人去四川万县、贵州都匀和四川万源、广元任潜伏台长。在昆明，任鸿传物色了郑玉和等3人任潜伏台长。在贵阳，他物色了刘翊承、蔡继淦当贵阳、毕节潜伏台长。

9月底任鸿传返渝后，毛人凤指令他接替西南特区三科科长左志良的职务，左调任云南保防处科长。李修凯和任鸿传共同负责潜伏布置，廖允福仍协管人事，以加快工作步伐。

9月，台湾保密局派原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王蒲臣飞重庆筹建保密局“重庆全能训练班”，毛人凤兼主任，王蒲臣任副主任。他们打着“西南长官公署干部训练班”的招牌，招收华北、河南、广西、湖北、湖南流亡到重庆的青年学生，也吸收四川青年学生和特务分子的亲属，共80多人。10月7日，在训练班所在地“乡下”报到。11月初刚开始训练，西秀黔彭相继解放，全能训练班打算迁华蓥山。11月27日，撤退到成都。

9月初，重庆支台台长陈琼通知支台报务员孟子仪：到任鸿传那里受领任务。经过单独谈话后任鸿传委派孟任黔江组电台台长；